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美共和党群雄角逐总统候选人

综合美国媒体 3 月 23 日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宣布参选总统，成为第一个正式宣布参加美国 2016 年总统选举的参选人。人们预测共和党方面还陆续有多位参选人宣布加入选战，相比之下在民主党方面人们的关注焦点仍然集中于尚未宣布参选的前国务卿希拉里。未来几个星期可能还有多位共和党人宣布参选，包括佛罗里达前州长杰布·布什、威斯康辛州长斯科特·沃克、参议员马克·鲁比奥和参议员兰德·保罗。克鲁兹要努力在众多的共和党人当中脱颖而出。共和党政治策略人称，参选人众多使得这次竞选更有看点，他称从来没见过像 2016 年大选这样有一批值得关注的参选人加入。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的前国务卿希拉里或许会在下个月宣布参选。

美媒称奥巴马医改举步维艰

据多维新闻网 3 月 18 日报道，自从奥巴马在 2014 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落败后，其推行各项政策措施变得举步维艰。共和党在 3 月 17 日出台了 2016 年度预算案，预算案以削减开支为主轴。预算案中，共和党希望通过彻底放弃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计划和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公共医保等方式，在未来 10 年内削减 5.5 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实现收支平衡。共和党计划在 2024 年彻底消除财政赤字。如今，美国以法律形式强制政府收紧支出，除军费增加之外，其他各项公共事业费一律被削减。共和党还驳回了奥巴马向富人增税及放弃财政紧缩计划的提案。奥巴马医改计划是其选举时提出的政纲三大议题之一，在 2010 年 3 月获国会通过。共和党一贯主张

小政府、大社会，崇尚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减少社会保障开支，加强军备投入。而民主党立场比较偏左，倾向自由派，主张政府对市场进行管制，支持堕胎，增加社会保障，建立类似于欧洲那样的福利社会，降低美国的贫富差距，在国际秩序上强调与其他国家进行多边谈判与合作。当然，在医改问题上，奥巴马还面临一个大问题：债务。美国的医疗成本非常高，一旦医改计划通过，联邦政府将会背上更为沉重的债务，这对奥巴马推行医改法案是个不小的困难。

美国公布新版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美媒称其仍存缺陷

据美国海军网站3月13日刊文称，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上警卫队联合发布了新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该战略文件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全球安全环境”，包括地缘政治变化和军事挑战两方面；第二章为“推进军事存在和伙伴关系”，分别介绍了美国在印度洋—亚洲—太平洋、中东、欧洲、非洲、西半球、北极和南极等地区的战略计划；第三章为“支援国家安全的海上力量”，分别介绍了美国的威慑、海上控制、力量投射、海上保安等能力；第四章为“力量设计：建立未来部队”，分别介绍了如何建立灵活机敏的部队与人员。

美国上一版海洋战略公布于2007年。此次发布的新战略还提及了三个兵种基于重视亚洲战略及安全环境的变化。新战略强调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加强前沿部署和合作。该战略呼吁将部署到这一区域的海军舰艇数量由目前的97艘增加到2020年的120艘，其中包括：2015年前在西班牙部署四艘具有防御弹道导弹的驱逐舰，在关岛增加部署一艘攻击型核潜艇，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舰艇数量从目前的30艘增加到2020年的40艘。新战略强调继续加强与北约盟国的合作，积极参加国际训练和演习。此外，战略还勾勒了一种海上力量使用模式——海军优化舰队反应计划，将维护、训练、以及日程检查结合起来，为航母打击群和两栖常备群的维护、训练和部署提供可预测的周期计划。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文指出该战略尚存两大弱点：第一，该战略没能将中国与俄罗斯融入到合作框架中来，没能有效解决大国间的竞争问题。第二，该战略在预算与舰队方面所用的笔墨不多。

美媒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须认真对待跨国犯罪问题

据美国外交家网站 3 月 23 日刊文称，美国官员需要认真对待目前在缅甸等亚太地区出现的跨国犯罪问题，毒品交易多是这一类问题的根源。文章指出毒品交易量的上升事关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安全。利用毒品交易所获的盈利使该地区地下军事组织的力量日渐强大，这无疑增加了政府部门与这类组织之间谈判的难度。文章称，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深入实施，美国不能只关心核心军事领域的议题，而应该更加关注军事力量在社会领域中发挥的作用，从而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

美宣布延缓阿富汗撤军计划

据《纽约时报》3 月 25 日报道，奥巴马宣布他和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在白宫进行了持续一天的会晤，随后决定至少在今年底之前不会撤走驻扎在该国的 9800 名美军。但两名美国官员说，从缓撤军的决定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中情局和军方特种部队的需要，让美军可以在位于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空军基地和位于该国东部最大城市贾拉拉巴德的两大军事基地执行任务。这是加尼任总统以来首次访问美国。奥巴马此前承诺，到 2017 年初他卸任之时，驻阿富汗美军应该只剩 1000 人左右，届时他们大部分会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驻扎，负责保护那里的使馆人员以及其他美国官员。美国政府官员周二在华盛顿表示，奥巴马总统之所以决定在 2015 年维持阿富汗驻军规模，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巩固美国在该国的反恐力量，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实施秘密无人机袭击，以及从美军基地发起准军事行动的能力。

美媒称美伊核谈判双方分歧严重

据《纽约时报》3 月 25 日报道，据参加会谈的西方外交官说，在过去几周里，伊朗越来越强烈地反对在谈判的这个阶段达成任何形式的正式“框架”协议，而是倾向于发布一个比较笼统的“谅解”声明，然后在 6 月达成最后协议。这给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大政治挑战。他们已经向持怀疑态度的国会陈述了伊朗的承诺，希望能延缓国会的制裁措施。就在上周，与伊朗的上一轮谈判落下帷幕时，参与谈判的一名高级美国官员说，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决不能仅仅是个表达意向的政治声

明，相反，它必须包含一个“可量化的维度”。问题的核心在于这样一个政治现实：克里去年 11 月 24 日宣布将在 3 月达成一个政治协定，而国会的共和党人，以及相当多的民主党人，把 3 月这个期限视为达成任何最终协议的重要里程碑。很多国会议员都告诉白宫，如果伊朗届时不承诺具体细节，那就是伊朗在故意拖延会谈进程，因而需要进一步推出新的制裁措施以向伊朗施加压力。一位在洛桑参加谈判的高级政府官员上周告诉记者，美国仍然希望在 3 月底之前与伊朗就一个具体的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为预定 6 月底完成的那份更详细的全面协议限定参数。

美媒称美国将同叙利亚政府谈判

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 3 月 15 日在接受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同其他国家正在为重启外交途径结束叙利亚冲突而努力。不过，克里没有指出是哪几个国家。一直以来，美国都坚决主张阿萨德政府下台，然而，随着共同的敌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持续肆虐，西方国家对阿萨德政权的态度变得缓和了。本月是叙利亚危机爆发 4 周年，这场危机已造成叙利亚约 22 万人丧生、上千万人逃离，并给叙利亚带来约 310 亿美元损失。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今年 1 月表示，叙利亚正经历着二战后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虽然还是在援助叙利亚反对派，但微妙的是，同克里的表态相一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表示，美国不希望见到叙总统阿萨德现在垮台。布伦南 14 日在美国智库外交学会发表讲话时警告，极端势力，包括“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分支正在（叙利亚）崛起，“我们最不能允许的事就是让他们开进（叙首都）大马士革。”分析称，相关表态并不意味着美方转变了对阿萨德的态度，而是因为美国政府努力扶植的叙“温和派”反政府势力仍不成气候。阿萨德一旦垮台，极端势力可能控制叙利亚，进而威胁美国及西方国家。

美国科技产业兴旺，华尔街人才流向硅谷

据《纽约时报》3月25日刊文称，美国银行业巨擘摩根士丹利的首席财务官即将加盟谷歌。截至目前，这是人才从华尔街流向硅谷的最明显例证。前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上个月称，自己即将加盟亚马逊；给奥巴马当过助手的戴维·普洛夫则在一年前被 Uber 招致麾下。不过，华尔街一直是硅谷大举吸纳最具价值新鲜血液的地方。去年，高盛集团的高管安东尼·J·诺托成了 Twitter 的首席财务官。

近来美国金融业一直在勉为其难地维持增长，同时还要应对一系列监管新规以及金融危机以来对其缺乏信任的公众。相对而言，硅谷正在经历一段飞速发展的时期。在哈佛商学院，去年进入金融行业的毕业生人数比例已经从 2006 年的 42% 降至 33%，而进入科技领域的人数则从 7% 跃至 17%。

过去几年，硅谷强化了它作为美国经济影响力新中心的理由。谷歌和苹果等老牌公司获得了迅速发展，同一时间，Uber 和 Twitter 等初创企业也蒸蒸日上。对于华尔街的银行而言，更令人不安的趋势是，当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软件和技术的时候，级别较低的程序员却选择了前往西部。

重点关注

中美关系的未来

编者按：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最近撰文指出：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相比，美国有更多时间来管理与崛起中大国的关系，这提供了一个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机会。误判总是可能发生的，但只要作出正确选择，冲突就不是无法避免的。

当习近平主席今年秋天访美时，他的议事日程中必将包括他之前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该表述仍不够清楚，一些美国人担心它是搅乱美国联盟关系的工具。中国学者则回应说它是一种真诚的努力，旨在避免让一个崛起中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发生碰撞，而正是这种碰撞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展望未来，悲观主义者预测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并谋求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一场冲突近在眼前。一些人说，双方接纳各自的权力范围可以预先阻止这场冲突。美国应将其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东太平洋，但用这种方式应对中国崛起将毁掉美国的可信度，并导致地区内国家追随中国而非与之抗衡。相反，如果美国继续在西太平洋发挥影响，那么就能加强地区各国自发的抗衡反应，并有助于用一种鼓励中国采取负责任行为的方式来塑造环境。

对中国崛起的恰当政策反应必须在现实主义和融合之间找到平衡。当克林顿政府在上世纪 90 年代首次考虑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时，一些批评人士曾主张在中国变得过于强大之前采取遏制政策。这一建议遭到拒绝，原因有二。首先，结成一个反华联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大多数地区内国家都希望（并且现在仍然希望）与美国和中国都搞好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政策将不必要地造成今后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正如我在五角大楼负责东亚事务时所说过的，如果把中国视为敌人，那它肯定会成为敌人。

相反，美国选择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融合与保障”的政策。美国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美日安保条约也得到重新定义，以确保中国不会成为横行霸道的国家。如果中国到处耀武扬威，那邻国就将设法制衡中国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只有中国能够遏制中国。

这是在评价美中相对实力时的关键一点。正如阎学通在有关中国如何击败美国的著述中所写的：“要想为自己的崛起营造融洽的国际环境，北京必须发展比华盛顿质量更高的外交和军事关系。没有任何一个领先的大国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交好，因此中美竞争的核心将是看谁拥有更高质量的朋友。”在这一点上，美国处于从这种网络和联盟中获益的更有利位置。华盛顿有大约 60 个条约盟友，中国则仅有几个。

在政治联盟方面，《经济学家》预计在全球 150 个大国中，有约 100 个国家是

偏向美国的，21个国家是反对美国的。2011年美国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一些中国人将此战略视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仅就“遏制”来看，在冷战时美国与苏联没有任何经济或社会上的接触，而如今中美之间的贸易与教育交流非常频繁。

一些分析人士将中国视为随着国力增强、急于推翻既定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但中国并非像上世纪的纳粹德国或苏联那样是完全的修正主义国家。虽然中国参与创建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发起了一些适合其需求的地区组织，但中国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国际组织中获益颇多，而且并不希望毁掉这些组织。美国的盟友在帮助营造鼓励负责任行为的环境，中国也关心自己的声誉。

此外，技术和社会变化正在为全球的议事日程增添一些重要的跨国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代表着权力在各国之间转移，而且代表着权力从政府扩散开来。应对这些全球威胁将需要加强包括中国、欧洲和美国在内的各方合作。

中国渴望在东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美国则有一众需要它肩负防御责任的亚洲盟友。误判总是可能发生的，但冲突远非不可避免。换言之，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相比，美国有更多时间来管理与崛起中大国的关系，这提供了一个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机会，如果美国继续避免采取遏制战略、中国也接受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合法地位的话。美国和中国是否会设法发展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人为错误和误判总是可能发生的。但只要作出正确选择，冲突就不是无法避免的。

（文章来源：3月10日中美聚焦网站，作者：约瑟夫·奈）

美智库报告评中国的全球战略及中美关系

编者按：美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刊文称围绕国际秩序规则的竞争将是今后若干年里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内容。中美两个经济体的互补性渐弱而在结构上越来越相似，贸易关系会变得比过去更具有竞争性。这种竞争会不可避免地逐渐演变成政治上的竞争。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领导层的战略评估日益细化，由此产生一套政策指导方针着眼于增强该国在区域层面和全球层面的政治和经济领导地位。这些政策是为了维系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

中国在国际秩序中转变为强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中国政治带来种种变化，但中国制定和执行国家战略与政策导向的基本逻辑跟以往大体一致。

在习主席的领导下，认定“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重大战略思想，这个共识现在已经达成。习近平在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谈到研究历史矛盾时说，接受这个新的重要战略思想能有效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对的“主要矛盾”。

虽然中国尚需分析、解释和提炼各种含义和衍生理念，但关于国家今后面临的最重要政策挑战，初步结论已经形成。2013年，中国理论家认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要求理论工作和政策作出调整。同前一个十年相比的最重要变化是：中国从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转变为领导者；中国在国际秩序中转变为强国；中国从被动适应国际体系转变为推动国际体系改革；中国从被动维持转变为主动塑造亚太地区的现状。这个论断得到各方的赞同。

中国保护自身利益与改革国际体系密不可分

中国已经推出了诸多理论来解决战略评估中的矛盾。就外交政策而言，这其中包括“命运共同体”“新安全观”“中国梦”等。中央指导方针对于行使权力至关重要。在前不久的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主席提到“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

从2012年开始，中国加大力度批评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同时加紧建立和改善替代性安全机构、机制和框架来突出中国对该地区经济的主导。中国官员如今把对亚洲政策视为优先方向，这反映出这些改革的迫切性。

中国认为保护其自身日益繁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与改革国际秩序密不可分，因此，中国领导人面对的一个最紧迫任务就是积累必要的政治资本来推进中国所希望的系统性、结构性改革。

中国政策重点的新意在于认识到，现在要维系发展就必须变革国际经济和政治

秩序的结构。这对于中国的决策有着重要影响。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其经济利益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与全球经济融合，防止经济衰退日益需要中国对全球秩序和在其经济利益所系的国家施展更大的影响力。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正在制定相应的政策。然而，情况错综复杂，最能在这方面助中国一臂之力的国家也是必定会在中国的影响力剧增中损失惨重的国家——美国。难怪中国学者得出结论称，围绕国际秩序规则的竞争将是今后若干年里中美关系的最重要内容。

中国对大国行为规则洞悉敏锐

中国政府大力倡导“新丝绸之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体现出其高度重视巩固和保护经济利益。可喜的是，这说明中国领导层将仍然无意挑起军事冲突。围绕海上及其他争端的危机会继续困扰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但升级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小。

然而，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中国来说，维持经济增长的需要将给政策制定者形成巨大压力，迫使其设法保障和捍卫经济成果。由于这两个经济体的互补性渐弱而在结构上越来越相似，贸易关系会变得比过去更具有竞争性。此外，对国际秩序施加影响力对于获取经济优势来说越来越必不可少，因此这种竞争会不可避免地逐渐演变成政治上的竞争。危险在于，对经济影响力的追寻可能会激发政治和军事对抗。

多年来，美国奉行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把中国与国际秩序“绑定”，着眼于加强而非颠覆美国的权威。美国寄希望于“将中国与现行国际规范、规则和制度体系绑定”并“通过双边和多边交往塑造其不断演变的利益和价值观”。中国的政策转变表明，它要换一种玩法。中国决定选择性地采纳和塑造国际秩序中符合其利益的方面并规避不符合其利益的方面，这证明它对大国行为规则的洞悉比西方战略家预料的更为敏锐。华盛顿应当同样深入地领会形势的变化，有效地掌控越来越有竞争色彩的中美关系。

（文章来源：3月19日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

中美关系是否会在 21 世纪进行碰撞

编者按：哈佛大学贝尔福研究中心学者格雷厄姆·阿利森在一篇即将出版的文中写道：“这一代全球秩序中的关键问题是中美两国能否逃离‘修昔底德’陷阱。”阿利森提到，从现状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之间爆发战争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关键在于如何对其进行管控。

哈佛大学贝尔福研究中心新出版的著作《下一场大战：一战的根源与美中冲突》阐述了虽然如今的世界局势与 1914 年相比存有很大不同，但当前的中美关系却和导致走向一战的局面有些类似。

在哈佛大学贝尔福中心春季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指出美国和中国可以通过更好地理解彼此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战略信任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其新出版的著作《美国的世纪结束了吗》中提醒了潜在的风险。他指出，双方都惧怕战争的危险，都为此做了军事准备，而这又被另一方解读为‘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贝尔福中心的学者评论称：“1914 年世界秩序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联盟问题，又在今日重现了。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中美两国之间很可能因为这个问题爆发冲突或者战争。以及亚洲很多的领土争端（包括陆地争端与海上争端），都会成为冲突爆发点。”

对于美国来说，最核心的问题在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中国的转型，其是否能适应并支持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世界秩序，还是像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所描述的继续维持一种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

对于中国来说，其核心问题在于美国是否能接受其当前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还是美国试图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颠覆这个体制。能否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找到落点这才是影响两国未来关系走势的关键，使其既不影响中美其他关键领域的合作与发展，也不会加强现存的国际秩序方面削弱两国的合作。

（文章来源：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 春季刊）

政治僵局损害美国全球领导力

编者按：共和党和以前一样反对奥巴马的国内议程，而民主党人则四分五裂。僵局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像墨水迹一样沁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受伤害最大的是美国管理中东乱局的能力。奥巴马贸易议程面临的威胁也在增加，僵局甚至会破坏奥巴马的“转向亚洲”战略。

美国联邦体制的神奇一面是，当中央政府停摆时，其余机构能够淡定地照常运转。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尽管华盛顿引擎失灵。这倒也不错，因为美国手头也没几个工程师能把引擎修好。外交政策方面则不存在这样的保险装置。过去人们常说，美国政治止于海岸线。但是从美以关系到太平洋贸易谈判，美国在外交领域各个角落都在萎缩。这种萎缩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不见的。然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这有一个切实的代价。

情况原本有望出现转机。在去年 11 月共和党掌控国会的时候，先前持续 6 年的僵局原本理应告一段落。在此之前，人们预言，共和党议员之所以敢于封杀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想要通过的任何提案，是因为他们知道粗心的选民将会怪罪到民主党头上。一旦参众两院都被共和党控制，选民们就会怪罪共和党。这种预言现在看来过于乐观了。共和党和以前一样反对奥巴马的所有国内议程，而民主党人则四分五裂。僵局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像墨水迹一样沁入美国的外交政策。

受伤害最大的是美国管理中东乱局的能力。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不久前举行的以色列大选中获胜，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在一场向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中对奥巴马表示了蔑视——这场演讲是外国人向美国国会发表的最具党派色彩的演讲。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内塔尼亚胡都像是被授予了共和党党员身份。在随后的一周里，47 名共和党参议员（几乎是参议院议员总数的一半）向伊朗的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表示，他们将废除奥巴马签署的任何核协议。眼下，他们将与内塔尼亚胡这位“共和党中东地区主席”合作，来破坏奥巴马的倡议。

国会山的不团结也影响了奥巴马打击“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奥巴马曾宣称，他不会派遣地面部队作战，从

而限制了五角大楼为战场上的伊拉克军队提供指导的能力，这让巴格达大为不满。伊拉克人一定程度上将他们迄今未能收复提克里特归咎于奥巴马。但国会山让问题变得更加糟糕。奥巴马要求获得打击 ISIS 的授权。共和党人认为，他要求的授权太少了，民主党人则认为他要得太多了。结果是，奥巴马不太可能获得国会的授权，这将进一步限制他打击 ISIS 的政治回旋余地。就在不久前，两党基本上还都是同意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现在，两党在这个问题上也陷入了僵持。

奥巴马贸易议程面临的威胁也在增加。为了完成有 12 个成员国参加的太平洋贸易谈判，他需要获得美国国会的“快车道”谈判授权。他的每一位前任都获得了这种授权。白宫原本以为，在自由贸易这一个议题上，绝大多数共和党人总算可以顺自己意。没想到这还是一厢情愿。左翼依然坚决反对任何贸易协议——美国最大的工会“劳联—产联”起誓不再向投票支持太平洋协议的民主党人提供任何资金。与此同时，茶党共和党议员又不愿授予奥巴马全权谈判权。他们对奥巴马的憎恶盖过了他们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每过一个星期，奥巴马打造贸易协议的抱负就显得暗淡几分。

僵局甚至会破坏奥巴马的“转向亚洲”战略。以英国为首的美国盟友不顾美国的反对，竞相加入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应对此负责。奥巴马一直未能阐明美国将在何种条件下放弃反对。但这个问题的种子是国会山埋下的。中国之所以想要创建一套平行的国际金融机构，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无力改革现有的那些国际金融机构。不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的只有美国国会，而要给予中国与其经济体量相符的更多话语权，改革 IMF 是关键一步。按某些标准衡量，中国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它在 IMF 中的投票权仍然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美国两任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曾提议改革 IMF，但均被美国国会否决。谁能真的指责中国政府单干呢？如果美国在自己主导的机构中容不下中国，中国当然会创建自己的机构。亚投行的论战并不深奥。关于明日全球领导权的争吵，正是在此类机构中进行的。

在大变迁时代，人们会忍不住重温历史来寻求慰藉。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捣乱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19 年它否决了伍德罗·威尔逊创建国际联盟的提案，这比如今发生的任何事都更加致命。美国当时缺席国际舞台，使得国际政治出现了真空地带，为希特勒的崛起铺平了道路。这个先例很难让人感到安慰。在过去 70 年里，

美国国会在大多数时候都扮演着美国外交政策支持者的角色。那个时代正在迅速消亡，外国人已不能继续将美国的政治僵局仅仅视为这个国家的一件怪事而不拿它当一回事了，它正在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造成日益严重的影响。

（文章来源：3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作者：爱德华·卢斯）

焦点分析

美国如何应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核心提示：美国关于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策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美国的关注点应该放在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自身的想法，而非在没有绝对必要时阻止中国的提议。对于 AIIB 的反对已成为美国不能承受的负担，美国是时候该修正自己的计划了。

华盛顿是时候退一步反思其政策了。美国关于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策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随着英国等欧洲国家提出想要加入 AIIB 的意愿，美国的境地变得非常尴尬。美国对于 AIIB 的顾虑如下：AIIB 可能会给已经存在的诸如世界银行与亚洲发展银行这样的组织带来威胁；AIIB 的内部环境与安全标准比较脆弱；中国会利用 AIIB 援助的基础设施在地区内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综合各种考虑来看，美国已经想方设法劝阻其盟友加入 AIIB，最起码在 AIIB 的决策设计变得清晰之前。如今看来，英国已经表明其加入 AIIB 的意愿，而澳大利亚和韩国也以此为借口来重新考虑之前对于加入 AIIB 的不情愿表态。

在这个节点上，美国有三种选择：

第一，在 AIIB 的组织治理架构确定下来之前，继续劝说其盟友不加入 AIIB。

第二，考虑自身加入 AIIB。

第三，对这个议题不予考虑。

方案一显然是个失败的主张。对于美国来说，花费更多的政治成本劝说地区和其他参与者拒绝加入 AIIB 是不明智的。这样一来会使美国显得非常弱势，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本来是非常强大的。

就第二个选择来说，我本人，以及其他一些在美国政府部门以外工作的中国专家在去年十月都主张美国加入 AIIB。这样做美国就拿到了该组织的内部入场票，美国可以选择在其中扮演善治的积极角色，也可以在事情发展偏离轨道时充当批评者的角色。这也可以帮助美国在相关的投资项目出现时获得同等的竞标机会。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加入意味着要放下身段，但美国可以公开声称是因为意识到了其能满足 AIIB 的融资需要并且快速推进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关于 AIIB 共同准则的建设。

第三个选择是美国对 AIIB 进行退让，停止对其他国家是否加入 AIIB 进行施压，让 AIIB 顺其自然发展。中国主导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在一些国家遭遇了困难（诸如津巴布韦、缅甸、越南、巴西和西里兰卡等国）。美国不需要加入一个亚太范围内的地区组织，对于 AIIB，美国可以保持一个旁观视察员的身份。

美国的关注点应该放在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自身的想法，而非在没有绝对必要时阻止中国的提议。对于 AIIB 的反对已成为美国不能承受的负担，美国是时候该修正自己的计划了。

（文章来源：3月21日美国外交家网站，作者：伊莉莎白·埃克诺米）

美智库刊文称美国会加入亚投行

核心提示：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奥斯林 3 月 17 日在《评论》杂志网撰文指出，奥巴马看似成功的亚洲政策实则跌跌撞撞，缅甸问题和亚投行便是两大证据。对美国来说，未能应对亚投行的影响远甚于缅甸自由化的失败。文章还预测，最终，美国会找一个最能下台的方式加入亚投行。

奥巴马在过去数年中关于亚洲的高调言论以及高层频繁互访，使外界多将亚洲政策视为其外交的亮点。相比打击或遏制伊拉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惨败，应对普京入侵乌克兰时的笨拙，决定是否介入叙利亚内战的优柔寡断，在伊核谈判问题上的盲目乐观，奥巴马的亚洲政策即使不算积极，也算相对稳定。奥巴马起初因宣布“重返亚洲”政策而获得华盛顿政策智库的褒扬，继而国防部推动这个计划，向亚洲地区增派船舰和飞机；奥巴马总统高调参与亚洲地区的主要聚会并推动《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TPP）。与其任内其他对外政策相比，奥巴马的亚洲政策似乎并不算太糟糕。

即使很多人认同美国加大对亚洲的关注，但也总会出现怀疑的声音。如果近期一些文章能成为判断依据的话，奥巴马的亚洲政策光环正在褪去，潜在的弱点正慢慢地浮现。有两处明确的议题，体现了奥巴马亚洲政策的踉踉跄跄。

奥巴马政府将“缅甸之春”称之为众多伟大成就中的一项，这让缅甸威权军政府统治有所松动，也让缅甸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于2010年获释。美国在2012年解除了长期以来对缅甸的制裁，并急切地宣扬该国走向民主的缓慢步伐。15日，《华盛顿邮报》摧毁了奥巴马所谓的缅甸之胜，该报批评白宫的政策，称之为“一场失败的行动”，还以许多亚洲观察家已知的事实为标题指出，奥巴马政府无视缅甸仍存在着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宗教歧视在加强，记者被捕入狱，昂山素季仍未能合法地参与今年的总统大选。以上种种被奥巴马政府忽视，而且他还向缅甸军政府提供数亿美元援助。重要的是，就像俄罗斯重置与伊朗关系或与伊朗谈判的做法一样，奥巴马似乎满足于那些忽视现实的公共关系操作，直到不容改变的事实破坏了美国的幻想。缅甸这个例子释放了一个信息，即一场虚假的自由化也能在轻信于此的美国人身上收割出巨大利益。

奥巴马亚洲政策的第二个失误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无疑是理解以及应对大型外交的严重失误，远比在缅甸犯下的失误严重得多。2014年，中国政府倡议为亚洲建立一个有500亿资金的贷款机构。亚投行将不可避免地削弱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地位，后两者均遵从西方的金融原则，并确保华盛顿及其盟友在该区域的影响力。中国集亚投行最大股东、创始人、精神主导者于一身，最有可能主导控制亚投行，从而增强中国在亚洲的经济政治影响力。

若非奥巴马政府笨手笨脚的回应，亚投行或许并非大事一桩。奥巴马试图通过

施压来阻止各国加入亚投行，却自揭其全球影响力之弱。不仅是多数亚洲国家加入亚投行，就连美国的盟友，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都加入了，无视美国“别加入”的恳求。《金融时报》怜悯地把美国遭盟友抛弃一事称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打击”。但是随着美国坚定的盟友澳大利亚也要加入亚投行的消息曝出，澳大利亚资深媒体评论员谢里丹犀利地指出，堪培拉的决定代表了奥巴马“巨大的失败”。

华盛顿何以在亚洲陷入困境？在谢里丹看来，奥巴马正承受其连年来“无能、分散”外交政策的后果，这让他的政府班子面临“既不持续的现状，也无战术性必要手段，亦未储存善意或良好个人关系”。谢里丹分析奥巴马外交政策的不成熟之处，其中包括奥巴马去年在布里斯班的“20国集团”会议上发表气候变化演讲时，将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比作“流氓”；又在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之后，指责伦敦“迎合”中国。这是一个政府未能理解、预测、分析并且回应可重塑亚洲金融局势的变化时，所作出的任性、惊慌之举。

现在，韩国也在考虑加入亚投行，此时正值新区域金融关系产生之际，美国将被孤立，只有它的盟友日本和它站在一起。最终，无论是奥巴马还是他的继任者，都将向现实折腰，并且找出最能下台的方式加入亚投行。然而，亚洲以及欧洲都看得清楚，美国将被中国击败，并且被迫做出无力的反应。搅动亚洲的变化或许不如欧洲以及中东所发生之事那般戏剧化，然而，这些变化同样具变革性，其影响将持续多年。华盛顿是否能清醒地意识到其在亚洲地位的下降，并采取实际行动来挽回颓势，将成为美国在往后数十年中是否能维持全球地位的关键。